

苦而不爲乎？其他無益之設施，不急之營建，以及種種無名之浪費，在富強國家，聞之尙不免吐舌驚異，而我當此三空四盡之時，乃視若糞土，豈非怪事？此國奢也。社會風習，大都志耽安逸，高談享受；器用必資洋貨，裝飾務取入時；酒食徵逐，名曰應酬；餽送絡繹，稱爲面子；當其資給稍裕，享用擬於侯王，及其虧敗，則蕩閑踰檢之事；狗偷鼠竊之行，恬不爲恥，相率爲之。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，既奢且惰，何以資生？今日民窮財盡，固耗於苛捐雜稅，耗於兵，耗於匪，而耗於奢者，其數量亦不可勝計。民德墮落，鬼怪之事百出，固緣萬惡社會，誘人爲惡，而爲奢所累者，實佔大多數。此民奢也，轉移之責，當由國家操之於上，社會輔之於下，尤在知識階級，極力倡導，以身作則，甯受吝嗇之名，毋貽揮霍之誚。須知敦樸之風，并無礙於新時代之進化，而新時代之進化，端有賴於敦樸之風；此雖非至理名言，而事勢所趨，實有必然者矣。

以上四端，舉其大者及亟應糾正者

。媚外之反面爲自重，欺矇之反面爲誠實，自私之反面爲秉公，奢侈之反面爲節儉，只在一轉移之間。然言之易，行之難，四者之病，已積百年，有若癰瘤，非割不治，割則又恐有傷元氣，此醫者之所以踟躕而不前也。但天下事不患不爲，而患不知；既知之矣，必有爲之

之時，特有待於毅然決然之人而已。四病不去，國家無復興之望，且有覆亡之懼，則忍痛一割，死中求生，固今日所亟當有事，若復因循，則病愈深，元氣愈衰，過時而割，雖割亦不中用矣。此言願與天下之良醫良相共決之。

蘇曼殊與康有為

丹林

蘇曼殊從惠陽的廢寺落髮做和尚不久之後，即返香港，住在中國日報，終日無事，只發牢騷。那時恰值庚子漢口反滿之役失敗，哥老會龍頭楊洪鈞李雲彪等亡命到港，靠着借債度活。楊等本是民黨，後來轉入保皇黨，陳少白念他們是舊同志，常常的資助他。當時康有為適從國外返港，籌得鉅款，住在雲咸街，養尊處優的過他黨魁生活。楊等到港後，即有脚病，少白送他入醫院調治，將近痊愈的時候，想着返上海，可惜沒有盤費。有人勸他向康求助，他就按址前去，走了幾天，都會不着康面，只在客廳裏呆坐。康是避匿樓上，不肯見客。楊感着亡命國外，又復生病，且遭

擲榆，便怒從心上起，在康寓破口大罵，使康聞着，康喉門警把楊驅逐。楊更憤恨，與門警相打。楊不敵，只有痛哭帶罵向路人申訴。返住所時，又向同居人訴苦，於是搜集康有為所立的撫卹失敗黨人規約，假公濟私的事實，向官廳起訴，結果限康三天內離境。當時蘇曼殊聞着憤恨異常，即向少白借用手槍。陳問他借槍幹什麼？蘇說康欺騙世人，殘賊同志，凡有血氣的，都不能忍受。陳勸蘇這事做不得，手槍是有登記，不能借用，萬一出了意外，牽累很大。蘇覺得有志未逮，異常懊喪。事情雖不成，就，但曼殊疾惡如仇的心志也可知了。這是二十年前陳少白告訴我的。